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後宋慈雲走國全傳 第七回 投古廟神祇指示 遇故人英雄結拜

卻說神宗王聞趙王再行諫阻，只得准旨，一概赦免死罪，削職回籍。有龐國丈奏曰：「四藩王仍不可即行放歸，一並五人暫禁天牢，待收回符印兵符，一同釋放，方無後患。」天子准奏，已將四王收禁天牢復命。龐國丈草詔，差兵部侍郎韓成彪，繳追五路符印。是日退朝也且住表。只有五路王府家人，各各回報夫人。先說陸鳳陽，一自奔逃出汴京城，改換名姓，思量無可棲止，不若往善善國王打聽吾父吉凶如何。倘或被奸臣所害，即懇國王借兵復讐。是日不敢投店，天色將晚奔到一所古廟。舉目一觀，乃伏波神廟。此廟及大漢馬伏波將軍也，此廟將有千年之久。古廟遠隔人煙，並無司祝人。是時陸公子進至廟宇中堂，倒身下跪丹墀叩稟：「小子乃陸鳳陽，今日逃難於此。要往外邦，望乞聖神庇佑，一程無礙。小子倘邀逢凶化吉，皆藉神聖扶持，少得身安之日，再建廟宇，重塑金身，以酬聖神大恩。」拜禮畢將廟門緊閉，吃些乾糧。一身困倦，即臥於廊下。漏交三鼓，有神抵顯聖。伏波將軍吩咐：「左右神將可將陸國舅魂魄帶引上。」有陸公子似夢非夢，只見座上尊神曰：「陸國舅，汝及忠良之後，今須落難，日後自然滅奸有期。汝今父親被害，國母被冤，大數難逃，不須憂憤。今不須別往外邦借兵，況且程途遠涉，難過關津。汝今且直走西北方而去，勿向東南而走，自有安身遇舊之人。吾今有鋼鞭一雙，重有一百二〇斤，且付與汝為護身之用。再傳授汝鞭法，自有復仇誅奸之日。」言畢下殿，將袖袍一振，舒動神鞭：一點分兩點，兩點分四點，悉八八六〇四路鞭法傳畢。再言曰：「此神奇鞭法凡世所無，風不能透，箭不能穿。須當牢牢緊記，保重前程，去罷。」袖袍一振，金光燦燦，高駕騰空。陸公子悠悠擦醒，已是天色黎明。自思：「夢中之言，神聖吩咐，如此吾父親被害，國母姐姐身亡，皆吾之過也。」想罷珠淚紛紛，苦惱一番。天色大亮，只見神座側有鐵鞭一對，光滑生輝。止淚一想：「昨夢神聖教習鞭法，且叩謝罷。」倒身下拜，祝稟沾恩一番。起來將雙鞭提起，下了丹墀。將鞭發動，一時八八六〇四路舞畢，心中頗放。但神聖吩咐吾不必往善善國，直跑西北，勿向東南，自得故舊安身。如此須要依著神聖指點，是無礙也。」想罷即叩首尊神，踱出廟中，一程向西北方而走。跑至辰刻候，腹中饑甚，吃些乾糧，飲些清潤之水，自行自走，寂寞淒涼。行行不覺到了一座高山。雲煙相接，巍峨寬大，只得扒上。一至半山，鑼聲一響，走出數〇名強徒。大喝：「馬上之人好生大膽，敢向我山前而來。身上有什麼錢鈔銀子，且盡送上，饒汝跑路。不然送汝歸陰。」陸公子自思：「神聖吩咐之言，教吾向西北而奔，自有安遇之所。不如問明他大王是何人。倘或相識故舊，便即棲身之所，尚可托足，即要遠接母親脫難虎口乃可。」想罷開言：「眾叟聽著，吾滿身珠寶，金銀盡有。汝且說知此山何名，大王何人，說明，吾將金寶盡情相送。」眾叟聽了言曰：「此山乃湖廣長沙府外鐵裘山。大王是張夢虎，乃先王時狄青五虎將之後張忠之子張夢虎。只為奸臣當道，減克軍糧，難以管軍。他一怒殺了欽差，逼反上山數載。汝是何人？如此青年膽量敢來此山？且說知名姓，倘或相識認，抑或大王故交，即不敢要奪汝金銀了。」陸公子聽罷，微笑曰：「張夢虎乃吾同為一殿之臣，須非故交，豈有不相識之理？吾非別人，乃陸鳳陽也。」眾叟聽得姓名同言：「好了，我家大王與夫人常常記念之恩人，不意相逢於此。」言畢一半飛跑上山，即打起響馬鼓。張大王升堂。有嘍囉即將一少年自稱陸鳳陽，未知是此人否，特來稟知。張大王聽罷即稱：「岳丈大人，且與小婿下山，一觀便能識認矣。」翁婿二人齊同高位跑出山前。

王秀才一看大呼：「陸國舅，恩人不意在此相會。且請上山，草草屈駕。待吾父女少盡前思，心下方安。」陸公子未及開言，張大王稱：「國舅如此少年，有此膽量，仗義英雄，令張某拜服。三生有幸，不意此地相逢。前日山妻得蒙相救，深感大恩，正在時常渴慕。」言畢，即挽手同行。是時陸公子下了馬，方才認得王昭秀才，心頭大悅。一程同至山中。「請國舅下坐，受我翁婿二人拜謝，前蒙救搭之恩。」陸公子那裡肯依，只得坐於當中，翁婿左右相陪。嘍囉遞上山茶吃畢，王昭曰：「請問國舅爺緣何一人一騎，獨到此荒山，有何事情，懇祈示知。」陸公子見問，愁容頓起，將逃難被害，一長一短盡情說明，不覺淚下一行。有王昭聞言長嗟一聲，淚珠滾流，言曰：「如此，吾父女害了國舅，於心何安？況陸太師年登七〇，忠肝義膽之臣；陸國母乃天下臣民所仰賴，一旦禍因小女，弄得國舅家破人亡。吾父女罪重千斤矣。並深沾大恩，只有來生啣環結草，以圖報耳。」言畢淚如雨下。陸公子見他過於動悲，即曰：「王兄不須悲感。此事雖因汝女兒，亦乃吾粗烈之過。據昨夜神聖指示之詞，吾父親、姐姐亦歸於天數。」張夢虎聞言嗟歎曰：「陸國舅如此仗義，反累及得家破人亡，奔投無地。今幸此地相逢，前蒙救援山妻，無恩可報，且暫屈國舅於此，權為山寨之主，小弟在麾下聽調。招集軍馬，待兵精糧足時，興兵殺入汴京，與老太師、陸娘娘報仇，少盡小弟之心，未知尊意若何？」公子曰：「張兄那裡話來。豈有客奪主位之理？是斷難遵命。惟有一說，既然張兄如此高義，共結拜為異姓弟兄，暫借汝山寨招兵買馬，待時報復君父之仇，方為上理。」張夢虎聞言大喜，言曰：「如此很好，只礙著公子貴品，小弟一粗俗武夫，怎好仰扳？這也還須斟酌。」公子曰：「英雄義氣相投，奚分彼此。張兄汝也多說了。」張夢虎喜揚揚命小軍於當堂排開香燭，誓表為生死之交。張夢虎年長三歲為兄。二人禮畢起來，三人一同坐下，細細言談。

公子又問起王昭：「緣何不回故土，復在此山招贅了張兄長，何也？」王昭曰：「原由國舅也未得知詳。當初小女自幼許配張門。只因昨昔蒙國舅搭救，後得包府尹老爺恩德，問明原由，命吾父女不可在汴京城居住，且回故土，以免受奸相陷害。惟吾原籍湖廣岳州人。一動身時，意欲將女兒送回張府完婚。不料張賢婿殺了欽差，逃奔此山。吾父女無奈尋訪著落，將女兒在山完婚。說明小女得蒙搭救，故翁婿天天盼望，已差嘍囉回汴京打聽國舅，還未見回音。正在思念，不意在此相逢，實乃令人莫測，可喜也。」公子曰：「原來令媛細年許字張兄長。」語畢夜膳排開，三人就席一同。暢敘間公子曰：「請問兄長山上有多少人馬？」張夢虎曰：「眾嘍囉共計二萬餘，糧草可足二年之間。眾嘍囉也非聚集強徒。乃吾關中為總兵時，只因奸臣奏請減克軍糧，難敷月給，眾兵激變。故愚兄一怒將奸相欽差殺了，眾兵從擁吾奔投此山，已有兩載。在關中滿載糧草，並馬匹數百，貯頓於此。惟今怎生打劫地頭，方有長久之計？」公子曰：「此言非也。吾今暫借此山，不過聚集多些軍馬，好知會潼關高姐夫，一齊興兵，方得有濟。豈可效著草寇盜賊行為，打劫村莊，擾害良民？待明日小弟出下規條，以免妄作行為。」王昭曰：「國舅高見，言之有理。」張夢虎曰：「愚兄一介武夫，高見不及賢弟。明日賢弟出令，以便依行。」是夜三人吃酒至更深，方終進膳不表。

至次日，公子出令，在山前搭一廠，立起招軍大纛旗。從此不許私下山林打劫村民。如違令搶劫民間金帛，不拘多寡，重打六〇棍；捉獲婦女姦淫帶回該地，剝皮示眾；放火燒燬屋宇、殘踏、壞民祖墳，傷伐人風水樹木，一例絞死，決不姑寬。凡有民糧穀舟〇取其二，不許過取。如違令多取，重則斬首，輕則打八〇棍。如有龐家人，不論水陸經投此處，定必搶拿審問，有賞。令一出眾兵遵從。是日修書一封，命小軍二人下山，假稱潼關到來浙江寧波府至相府投遞母親。用調虎離山之計，詐說在潼關姐弟同聚，誠恐老夫人被奸相假傳聖旨，陷害家屬未可知。「一得母親到山，吾無憂矣。」是日小軍兩名，領了路費，不分日夜趕趨程途。非止一日到得浙省。再說趙氏太夫人，只因打發兒子回京省親，去後不滿三月接得凶信：老丞相毆奸被殺，女兒身居王後被幽貶外宮。一聞此報，幾番氣死。年老太夫人終天哀哀哭泣，又不見兒子回來，不知逃遁何方。正在天天盼望，意亂心煩。是日一接得孩兒有書投遞，即忙拆開，一一看明。心頭略略放還。「幸得這忤逆畜生得逃性命。書上只言得包爺放脫他，反害卻包爺一命。罪由畜生不肖，弄得事如天大。夫亡、女逐、老身何所為依？不免依著不肖之書，且到次女兒關中，子母仍得敘會。又果憂這老奸臣抄押家屬。那時逃遁危矣。」想罷即吩咐一眾使女、家人、收拾金銀珠寶什物貴品東西之類。所剩下些賤物難移動者不帶，悉封固府第。一同悄悄下了大舟，不許張聲，揚帆而去。程途非止一天，一日到了山寨。太夫人方知孩兒用計賺他上山。陸公子自然請罪。母子說起前情，不勝悲淚。有張、王二人多言勸解。趙太夫人只得將家私什物貯頓此山，權棲下。接續上回按下慢表。

再說朝中。狄王家丁奉命趕回關中，進至王府呈書與段氏夫人。看畢嚇驚不小，說曰：「王爺不依妾言，身投虎口。今日有書回來，要吾修書命家人趕投善善國。此事延遲不得。」即日修書一封，命家人狄福不分星夜趕急出了山西，按下休提。先說高王府

家人趕回潼關。報知陸氏夫人，稟明：「王爺下禁天牢，奸相又唆奏聖上差韓侍郎到關收繳印符，不日即到。」陸夫人聞報一驚，下淚數行。命家人傳知眾將文武員。「倘有欽差到關，代為接旨過。」不得數天，韓侍郎一到，關門大開，迎接進帥府中堂。眾將俯伏聽宣畢，眾武員人人含怒，請出陸氏夫人。眾將稟上：「旨意上要繳收印符。」陸氏夫人發怒罵聲：「無道昏君，聽信奸臣佞言，不念吾高家世代忠良，一脈國親。即吾丈夫鎮守邊關，勤勞國政，治民有方，四境寧靖，雞犬不驚。全不恤念臣子之勞。汝這奸賊聯成一黨，還敢到吾間繳印？」吩咐打出。左右答應，正要提鞭動手，欽差面如土色稱言：「夫人息怒。此舉乃聖上旨意，差下官來繳印。望夫人將印交出，以待下官復旨，豈得放刁，有慢君之罪。」夫人罵聲：「奸賊，若非欽命所差，決不容情。且留汝回朝傳知奸相，轉奏天子即要放還五位藩王，萬事幹休；如囚禁一人，吾即抖傳知會五路雄兵，殺人汴京城，盡誅奸佞，誓不罷兵。今日與汝一記號，好待還朝見證。」即令割去一耳。有武將一聲答應，趕上中堂，一刀割下。韓欽差一聲喊痛，鮮血淋漓。眾文武人人哂笑。韓成彪大怒曰：「一班逆黨。奏知聖上，看汝還恥笑本官否。」夫人吩咐：「推出轅門。」韓成彪一程跑出，怒氣重重，將藥敷上。不敢再到別關，只得一路還回面聖。非止一日，有數□天勞頓方回王城。

次早上朝，將到潼關繳印，卻被陸夫人逆旨，「割臣一耳，口出狂妄言，」一一奏知。天子聞言龍顏大怒：「潑婦欺藐寡人，逆旨大罪，國法難饒。眾卿家，誰人掛帥領兵征伐潼關，生擒逆婦，押解回朝，夫妻同證國法。」班中閃出潞花王爺奏曰：「不可命將興師征伐內臣，易於激變。今既囚禁下五王，又興征伐，倘他五路齊心會合動兵，誰人抵敵？伏望陛下參詳。」未知神宗王允奏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